

卷第四百九十三 雜錄一

夏侯亶 王肅 李延實 李義琛 劉龍 裴玄智 度支郎 虞世南
尉遲敬德 虞世基 來恒 歐陽詢 許敬宗 元萬頃 郭務靜 唐臨
蘇瑰李嶠子 婁師德 李晦 宋之問 陸元方 陳希閔 李詳

夏侯亶

梁夏侯亶為九列，家貧而好置樂。妓無衣裝飾，客至，即令隔簾奏曲。時人以簾為夏侯妓衣。（出《獨異志》）

王肅

後魏尚書令王肅字恭懿，瑯邪人，肅、齊雍州刺史奐之子。瞻學多通，才辭美茂，為齊秘書丞。太和十八年，北歸後魏。時高祖新營洛邑，凡所造制，肅博識舊事，大有裨益。高祖甚重之，常呼曰王生。肅在江南之日，聘謝氏女為妻，及至京師，復尚公主。其後謝氏入道為尼，亦來奔肅，見肅尚主，謝作五言詩以贈之。其詩曰：「本為薄上蠶，今作機上絲。得絡逐勝去，頗憶纏綿時。」公主代肅答謝云：「針是貫線物，目中恒任絲。得帛縫新去，何能納故時？」肅甚悵恨，遂造正覺寺以愬之。（出《伽藍記》）

李延實

後魏太傅李延實者，莊帝舅也。永安中，除青州刺史。將行奉辭，帝謂實曰：「懷磚之俗，世號難治。舅宜好用心，副朝廷所委。」實答曰：「臣年迫桑榆，氣同朝露；人間稍遠，日近鬆丘。臣已久乞閒退，陛下渭陽興念，寵及老臣，使夜行非人，裁錦萬里。謹奉明敕，不敢失墮。」時黃門侍郎楊寬在帝側，不曉懷磚之義，私問舍人溫子升，子升曰：「吾聞至尊兄彭城王作青州刺史，聞其賓客從至青州者云。齊土之民，風俗淺薄，虛論高談，專在榮利。太守初欲入境，百姓皆懷磚叩頭，以美其意。及其代下還家，以磚擊之，言其向背速於反掌。是以京師謠語曰：獄中無係（「係」原作「擊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囚，舍內無青州。假令家道惡，腸中不懷愁。懷磚之義，起在於此也。」穎川荀（陳校本「荀」作「苟」）濟，風流名士，高鑒妙識，獨出當世。清河崔淑仁稱齊士大夫曰：「齊人者，外矯庶幾，內懷鄙吝。輕同毛羽，利等錐刀。好馳虛譽，阿附成名。威勢所在，促共歸之。苟無所資，隨即捨去。」言鄙薄之甚也。（出《伽藍記》）

李義琛

李義琛，隴西人，居於魏。自咸陽主簿拜監察。少孤貧，唐初草創，無復生業。與再從弟義琰、三從弟上德同居，事從姑，定省如親焉。武德中，俱進士。共有一驢，赴京。次潼關，大雨，投逆旅。主人鄙其貧，辭以客多，不納。（「不納」原作「暗納」，據陳校本改）進退無所舍，徙倚門旁。有咸陽商客見而引之，同舍多暗鳴。（「鳴」原作「鳴」，據明抄本改）商客曰：「此三人遊學者，今無所止，奈何睹其狼狽？」乃引與同寐處。數日方晴，道開。義琛等議鬻驢以一醉，商客竊知，固止之，乃資以道糧。琛既擢第，歷任咸陽。召商客，與之抗禮，商客不復識，但悚懼遜退。琛語其由，乃悟，因引升堂。後任監察。（出《雲溪友議》）

劉龍

劉龍後名義節，武德初，進計於高祖曰：「今義師數萬，並在京師，樵薪貴而布帛賤。若彩街衢及苑中樹木作樵，以易帛，歲取數十萬匹。又藏內繒絹，每匹皆有餘軸之饒。使載剩物，以供雜費，動盈萬段矣。」高祖並從之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裴玄智

武德中，有沙門信義，（《兩京新記》「信義」作「信行」）習禪，以三階為業，於化度寺置無盡（「盡」原作「畫」，據許本改。）藏。貞觀之後，舍施錢帛金玉，積聚不可勝計。常使此僧監當。分為三分，一分供養天下伽藍增修之備，一分以施天下饑餓悲田之苦，一分以充供養無礙。士女禮懺闐咽，施捨爭次不得，更有連車載錢絹，舍而棄去，不知姓名。貞觀中，有裴玄智者，戒行精勤，入寺灑掃。積十數年，寺內徒眾，以其行無玷缺，使守此藏。後密盜黃金，前後所取，略不知數，寺眾莫之覺也。因僧使去，遂便不還。驚疑所以，觀其寢處，題詩云：「放羊狼領下，置骨狗前頭。自非阿羅漢，安能免得偷！」更不知所之。（出《辨疑志》）

度支郎

貞觀中，尚藥奏求杜若，敕下度支。有省郎以謝朓詩云：「坊州彩杜若」，乃委坊州貢之。本州曹官判云：「坊州不出杜若，應由讀謝朓詩誤。郎官做如此判事，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耶？」太宗聞之大笑，改授雍州司法。（出《國史》，明抄本、陳校本作出《國史纂異》）

虞世南

太宗將致櫻桃於鄜公，稱奉則尊，言賜則卑。問於虞世南。世南對曰：「昔梁武帝遺齊巴陵王稱餉。」從之。（出《國史》，明抄本、陳校本作出《國史纂異》）

尉遲敬德

尉遲敬德善奪槊，齊王元吉亦善用槊，高祖於顯德殿前試之。謂敬德曰：「聞卿善奪槊，令元吉執槊去刃。」敬德曰：「雖加刃，亦不能害。」於是加刃。頃刻之際，敬德三奪之。元吉大慚。（出《獨異志》）

虞世基

虞世南兄世基與許敬宗父善心，同為宇文化及所害。封德彝時為內史舍人，備見其事。因謂人曰：「世基被戮，世南匍匐以請代；善心之死，敬宗蹈舞以求生。」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來恒

來恒，侍中濟之弟，弟兄相繼秉政，時人榮之。恒父護兒，隋之猛將也。時虞世南子無才術，為將作大匠。許敬宗聞之，歎曰：「噉事之倒置，乃至於斯！來護兒為宰相，虞世南男作木匠。」（出《大唐新語》）

歐陽詢

文德皇后喪，百官珂。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，眾指之。中書舍人許敬宗見而大笑，為御史所劾。左拾遺陳君舉《世南傳異》

錄》)

許敬宗

太宗徵遼，作飛梯臨其城。有應募為梯首者，城中矢石如雨，因競為先登。英公李世勣指之謂中書舍人許敬宗：「此人豈不大健？」敬宗曰：「非健，要是未解思量。」帝聞，將罪之。（出《國史纂異》）

元萬頃

元萬頃為遼東道管記，作檄文，譏議高麗，「不知守鴨綠之險」。莫離支報云：「謹聞命矣」。遂移兵守之。萬頃坐是流於嶺南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郭務靜

滄州南皮丞郭務靜性糊塗，與主簿劉思莊宿於逆旅，謂莊曰：「從駕大難。靜嘗從駕，失家口三日，於侍官幕下討得之」。莊曰：「公夫人在其中否？」靜曰：「若不在中，更論何事？」又謂莊曰：「今大有賊。昨夜二更後，靜從外來，有一賊，忽從靜房內走出。」莊曰：「亡何物？」靜曰：「無之」。莊曰：「不亡物，安知其賊？」靜曰：「但見其狼狽而走，不免致疑耳。」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唐臨

唐臨性寬仁，多恕。常欲弔喪，令家僮歸取白衫，僮乃誤持餘衣，懼未敢進。臨察之，謂曰：「今日氣逆，不宜哀泣，向取白衫且止。」又令煮藥不精，潛覺其故，乃謂曰：「今日隱晦，不宜服藥，可棄之。」終不揚其過也。（出《傳載》）

蘇瑰、李嶠子

中宗常召宰相蘇瑰、李嶠子進見。二子皆僮年，上迎撫於前，賜與甚厚。因語二兒曰：「爾宜憶所通書，可謂奏吾者言之矣。」頌應之曰：「木從繩則正，後從諫則聖。」嶠子亡其名，亦進曰：「斲朝涉之脛，剖賢人之心。」上曰：「蘇瑰有子，李嶠無兒。」（出《松窗錄》）

婁師德

天後朝，宰相婁師德溫恭謹慎，未嘗與人有毫髮之隙。弟授代州刺史，戒曰：「吾甚憂汝與人相競。」弟曰：「人唾面，亦自拭之而去。」師德曰：「只此不了，凡人唾汝面，其人怒也。拭之，是逆其心。何不待其自乾？」而其保身遠害，皆類於此也。（出《獨異志》）

又 則天禁屠殺頗切，吏人弊於蔬菜。師德為御史大夫，因使至於陝。廚人進肉，師德曰：「敕禁屠殺，何為有此。廚人曰：「豺咬殺羊。」師德曰：「大解事豺。」乃食之。又進鱸，復問何為有此。廚人復曰：「豺咬殺魚。」師德因大叱之：「智短漢，何不道是獺？」廚人即雲是獺。師德亦為薦之。（出《御史臺記》）

武則天當朝時，宰相婁師德溫和謙恭謹慎，不曾跟人家有絲毫的隔閡。婁師德的弟弟被委任為代州刺史，婁師德告誡他說：「我很擔心你跟人家相爭。」弟弟說：「人家吐我的臉，我就自己擦去走了就是了。」師德說：「只做到這點還不夠。凡是人家吐你臉，那個人一定是很生氣的，擦掉它，這就違背了那人的心，為什麼不等它自己乾呢？」那些保護自身，遠離危害的事，都跟這類似。

另外，武則天禁止屠殺很嚴厲，小吏們苦於只吃蔬菜。師德為御史大夫，因出差到了陝西，吃飯時廚師送上了肉，師德說：「皇上禁止屠宰，為什麼有這東西？」廚師說：「豺咬死的羊。」師德說：「這個豺太懂事了！」於是吃了肉。又端上了切細的魚肉，又問為什麼有這種東西。廚師又說：「豺咬死了魚。」師德於是大聲斥責他：「缺心眼的漢子！為什麼不說是獺咬死的？」廚師馬上說是獺咬死的。師德也替他推薦給大家。

李晦

李晦為雍州長史，私第有樓，下臨酒肆。其人嘗候晦言曰：「微賤之人，雖則禮所不及，然家有長幼，不欲外人窺之。家逼明公之樓，出入非便，請從此辭。」晦即日毀其樓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宋之問

宋之問，天後朝，求為北門學士，不許。作《明河篇》以見其意。詩云：「明河可望不可親，願得乘槎一問津。更將織女支機石，還訪城都賣卜人。」則天見其詩，謂崔融曰：「吾非不知之問有才調，但以其有口過。」蓋以之問患齒疾，口常臭故也。之問終身慚憤。（出《本事詩》）

陸元方

陸元方為鸞台鳳閣侍郎，居相國。則天將有遷除，必先訪之。元方密以進，不露其恩，人莫之知者。先所奏進狀章，緘於函中，子弟未嘗見。臨終，命焚之。曰：「吾陰德於人多矣，其後福必不衰也。吾本當壽，但以領選曹，銓擇流品，吾傷心神耳。」言畢而終。（出《御史臺記》）

陳希閔

司刑司丞陳希閔以非才任官，庶事凝滯。司刑府史，目之為「高手筆」，言秉筆之額，半日不下，故名「高手筆」。又號「按孔子」，言竄削至多，紙面穿穴，故名「按孔」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李詳

李詳字審己，趙郡人。祖機衡，父穎，代傳儒素。詳有才華膽氣，放蕩不羈。解褐鹽亭尉。詳在鹽亭，因考，為錄事參軍所擠。詳謂刺史曰：「錄事恃乂曹之權，當要害之地，為其妄褒貶耳。若使詳秉筆，亦有其詞。」刺史曰：「公試論錄事考狀。」遂授筆。詳即書錄事考曰：「法斷大按，好勾（「勾」原作「勻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小稽。自隱不清，言他總濁。階前兩競，鬥困方休。獄裡囚徒，非赦不出。」天下以為談笑之最焉。（出《御史臺記》）